

附件 4

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一位日本朋友和他资助的 2.5 万元		参评项目	通讯	
字数 时长	3903 字		体裁		
			语种	中文	
作者 (主创人员)	陈珂		编辑	徐豪	
原创单位	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 (人民中国杂志社、中国报道杂志社)		发布端/账号/ 媒体名称	中国报道	
刊播版面 (名称和版次)	《中国报道》2024 年 7 月刊“社会”栏目		刊播日期	2024 年 7 月 5 日	
新媒体作品 网址				是否为 “三好作品”	否
（作 品 编 过 简 介 ）	中日关系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24 年和 2025 年都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年份。2024 年，在一段时间“遇冷”之后，中日两国高层沟通恢复，两国关系取得了共识和成果；2025 年，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 2024 年，两国民间情绪波动较大，多次出现社会事件。在一次社会事件的微信群讨论中，编辑发现了这条日本游客资助中国牧民家庭女孩上学的新闻线索，并“顺藤摸瓜”找到了女孩和日本游客的联系方式，之后安排记者进行采访。因涉及到跨国采访和多方沟通，历时两个月的采访、写稿、改稿、核实之后，稿件最终在 7 月份刊发出来。				
社会 效 果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时指出，“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把握好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只有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才能向前发展。中日两国之间存在历史和政治上的复杂关系，这篇报道通过个人善举展示了民间友好，有助于缓解两国间的紧张情绪，促进相互理解。大内毅生跨越国界的善意资助与王珍一家朴素真挚的感恩回馈，生动诠释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民间情谊。该故事以个体温情消解刻板印象，为中日民众理解彼此文化底色、重建信任提供了具象化载体。报道刊发后，被《人民中国（日文版）》翻译转载。				

传播数据	新媒体传播 平台网址	1	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作品如未在新媒体传播平台发布，可空缺。				
		2					
		3					
	阅读量(浏览量、点击量)		转载量		互动量		
（推荐评语）	该作品以扎实的采访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温暖的人文笔触，实现了新闻价值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作品以日本友人大内毅生资助中国边疆牧民家庭女儿求学的真实故事为切口，以“三次见面”“三笔资助”为叙事主线，通过大量细节还原构建故事张力，打破中日关系的宏大叙事框架，聚焦民间个体间的温情互动。通过“2.5万元助学金改变人生轨迹”的微观视角，将两国文化差异转化为“人性共通”的情感共鸣，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鲜活案例，契合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民心相通”的深层需求。 签名：（盖单位公章） 2025年3月28日						

一位日本朋友和他资助的 2.5 万元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从小放牛的时候，王珍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外地上大学，甚至后来还到日本生活。

王珍的家乡在室韦镇。中国地图上，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室韦镇位于“鸡首”位置西部中俄狭长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南部的奥洛契小镇仅隔着额尔古纳河，是中国唯一一个俄罗斯族乡。

室韦常住人口只有 1000 多人，虽然不大，却凭异域风情而有一定的知名度。小镇遍布着色彩华丽的俄式风格民宿和饭馆，看上去像是一个个露天剧院。每年 6 月到 8 月，游客们慕名而来，这里会喧闹起来；而其他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茫茫无尽的雪原和冷寂。

尽管能吃上季节性的“旅游饭”，但对于王珍一家来说，作为传统牧民，这里有放不完的牲畜、铲不完的牛粪，清贫的日子四平八稳地流逝，承载着他们生活的全部印记。

如果不是一位叫大内毅生的日本人，王珍的生活很可能就这样循环下去了。

“后悔没给他们做鱼吃”

王珍没有见过大内毅生，她对大内毅生的印象来自父亲王宏刚的叙述。他们缘起于大内毅生来室韦旅游时，王珍的父母招待了他们一顿家常饭。

大内毅生在日本从事文字工作，今年 60 岁，住在神奈川县的一个沿海小镇。他到过中国大部分地区，相较于大城市，农村带给他的吸引力更大。他去室韦是在 2016 年 8 月的一天，尽管当时已经凉意渐浓，但小镇依旧慷慨地向游客展示着边陲风光。

“那天上午 11 点多，我和妻子正在街上守着菜摊卖菜，捎带着卖一些水果。从额尔古纳市开来的班车停到街上后下来一个人领着一个小男孩，看上去是父子。他们往跟前走，妻子递给小男孩一个苹果。他们说话我听不懂，小男孩的爸爸赶紧摊开纸笔用中文写上汉字。”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大内毅生时的情形，王宏刚记

记忆犹新，大内毅生当时想让他帮忙找旅店。

那时镇子上的旅店不多，满村子转一圈后，王宏刚寻到了80元、60元、50元三档价格不等的房间，大内毅生折中选择了60元的。王宏刚后来推测，可能是因为50元的房间不能洗澡。

“骑车把他们接到旅店后已是中午，我给大内毅生指着说，前面就是饭店，还没离开时看到他只点了一碗冷面。等晚上我又过来，发现孩子正在啃面包和方便面，我很同情孩子。”王宏刚在纸上给大内毅生写道，“明天中午请你和儿子去我家吃饭。”

王宏刚的房子被平时捡拾的废品包围，和光鲜的小镇显得格格不入。这顿农家饭，食材大多取自家附近的菜园。“吃饭时我们一直用笔交流，他问在中国上大学一年要多少费用，那年我女儿王珍17岁，在额尔古纳市读高二，听别人说一年得三四万块钱，就如实告诉了他。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下午该放牛时把他们送回了旅店。”

“临走时，大内毅生说过几天还来家里吃饭。我说可以，但是得收费。”王宏刚笑着说，收费只是玩笑话。在他看来，室韦属于纯粹的打卡型目的地，很少有游客会在短时间内二次来访。

“过了三四天，大内毅生真来了，还带着老婆和儿子。”王宏刚回忆，那几天室韦温度下降，当地人得穿上棉袄、薄棉裤和二棉鞋，他们却身着短裤、短袖、凉鞋。“迎进屋后我们忙着做菜，连吃带聊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不得已与大内毅生一家告别，因为要提前支好水果摊，赶在旅游季结束前把存货卖完，不然就会坏掉拿去喂牛，那将是上千元的损失。”

“当天晚上大内毅生去摊位前找我们，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以为是用相机拍的速成照片，或者是日本明信片，就想拿出来看，但他在信封上写了两遍‘回家看’。支好水果摊后，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10000元人民币，上面写着是给我女儿的助学金。”

第二天，大内毅生一家就要离开室韦，王宏刚也要起早去呼伦贝尔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他便让妻子一定守好第一班客车，把钱还给大内毅生。“她就在那一直等，手里拿着洗好的水果。钱被扔进车里又被扔回来，几个回合下来怎么也没退回去。”

王宏刚说，大内毅生携家人来吃饭的那天早上，原本有人送给他了6条鱼，有筷子那么长，是当地河里的野生鱼。“他们来得仓促，鱼没刮鳞也没摘肠子，我想着日本渔业资源丰富，就没给他们做。但吃饭时大内毅生说起日本吃饭成本高，后来又得知那天是他儿子的10岁生日，我就特别后悔没给他们做鱼吃。”

大内毅生的善意并未结束。2017年元宵节，他去上海拜访一位朋友，又托朋友在当年4月给王宏刚一家带去了15000元现金。这位朋友还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王珍，这台电脑伴随王珍读完了大学。

“中国人是可爱的人”

在室韦，买东西对比价格、旅馆挑便宜的住……尽管过去了多年，王宏刚和妻子依旧能够回想起这位日本朋友生活可能拮据的“佐证”，不能找到他对陌生人出手阔绰的答案。

“回想起来，我思考了8年前我的行为的意义，很难一言以蔽之。他们破旧的房子位于村子的边缘，第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大内毅生说道。

大内毅生19岁独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每周工作四天、学习三天。寒暑假期间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他靠卖相机和望远镜赚取生活费。“法学院的学制是4年，我花了6年才毕业。”

从王宏刚的叙述中，大内毅生了解到王珍很体谅父母，从不乱花钱，成绩也优秀。“我无法帮助过去的自己，但可以帮助眼前的晚辈，帮助那些渴望学习但经济困难的青少年，那么我就开始吧！”大内毅生说。

事实上，在室韦的短暂停留，以及语言上的障碍，不足以让大内毅生真正了解王宏刚一家在生活上的窘迫。

“我的爷爷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我父亲14岁时从河南老家来到呼伦贝尔讨生活，我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的妻子也是河南人，我们便入乡随俗，靠养牲畜为生。”王宏刚说，大内毅生来的那年，他只养了七八头牛和一匹马，国家开始封山育林后，牧民得烧煤，马不再用来上山拉柴，只能养着，靠卖活牛和牛肉，年收入不到10000元。

牧民的生活以牲畜为中心，看似自由，实则艰辛。在室韦，旅游项目的开发

让牧场面积变得有限，王宏刚要紧盯着牲畜不能让它们越界毁坏设备。夏天，太阳落山已经是晚上9点多，天没黑透之前到处都是游客，他们喜欢走进牛群拍照，王宏刚就要整天盯着牛以免误伤游客，到了晚上再赶回家里圈上，不让牛踩坏别人家的院子和菜园。

每年11月，呼伦贝尔就进入到长达7个月的漫长冬季，几场大雪飘过，茫茫雪原连成一片，气温能达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城里人认为这是一种空旷的气派，但对于牧民来说意味着要忍受寒冷和劳动带来的双重不适。

“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给牛喂草，然后是清理牛粪。牛粪冻得像石头一样，必须把它们清走或者推到空地上，不然牛无法趴下休息。接着还要走几公里路，在几尺厚的冰面上用铁锹砸出一个大洞，好让牛喝水。”王宏刚说。

虽然镇上旅游业发达，但农户很难竞争得过外地开发商，游客也更喜欢兼顾异域风情和居住体验的房子。因此每年夏天，他们就在街上摆摊卖一些瓜果蔬菜，有时也能赚上几千元。

辛勤劳作换来的收入在各项开支面前明显不够。王宏刚的妻子患有严重贫血，总是去住院，后来腿还骨折了一次，不能再干体力活。“我们现在住着的还是当年招待大内毅生的那个40多平方米小屋，是我父母在上世纪盖的，夏天凑合能住，冬天四下透风，翻新的话至少需要10多万元。”

“赚钱很难，明智地使用金钱要更加困难。”说起帮助王宏刚一家的初衷时，大内毅生借用了日本作家三浦绫子的小说《冰点》中的一句话：“当一个人的生命结束时，剩下的只是他们所给予的，而不是他们所收集的。”

大内毅生还坦诚地说，日本从古代中国“输入”了许多文化遗产，日本的很多价值观基于中国古典文本，如《论语》《孟子》《大学》《老子》《战国策》《史记》等。“中国人是可爱的人。我仰慕中国，也非常感谢中国。”

“我想用日语跟他当面道谢”

2021年6月，王珍从青岛农业大学顺利毕业。因为有大内毅生25000元的资助和国家助学金，她当初能够顺利入学，大学期间也过得没有太窘迫。

王珍很想见一见大内毅生。这些年，她零星地从父母口中听到大内毅生的信息，还收到过一封大内毅生写给她的信，信中嘱咐她要好好学习。

“2021年2月，日本新冠疫情严重，父亲委托我给大内毅生发邮件，问候他和家人是否健康，他说一切都好，我们才放下心来。”王珍说。

毕业后，王珍在厦门当过文员，在广州做过兼职，但在外的时间统共不超过一年。其他时间，王珍要么帮父亲放牛，要么照顾贫血的妈妈和患有胃癌的奶奶。

“人越往外走，越能看到更宽广的世界，接触到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年轻的王珍很想出去看一看。

今年4月中旬，王珍申请到了日本大阪的一家语言学校，开始为期一年的日语学习。“学校会帮我们这些日语不好的同学介绍工厂的工作，一天工作4个小时，1个小时最低50元人民币。30天6000块钱，基本上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王珍，享受在日本的生活，如果看不到结果，那是因为缺乏努力”“关掉你的手机，去读书”“通过探索田野和山脉来锻炼身体”“如果到了50岁并且有能力的话，去帮助晚辈”……大内毅生期待和王珍在日本相见，并语重心长地发来寄语。

“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认为大内毅生在日本人中也是非常善良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他一样的价值观。等能熟练表达时，我想用日语跟他当面道谢。让他看到当初自己确实帮助了一个女孩，让这个女孩的路走得更顺畅，也让她拥有了比没上大学更好的人生。”王珍说。

在日本工作学习之余，王珍不忘在社交平台上更新家乡视频，和网友们聊天。镜头里，自家牛儿悠闲地啃食青草，尤为壮硕肥美。近几年，经常有人在网上找到她买牛肉，最远的一单发到过海南。王珍要保持更新频率，尽可能地帮助家里拓宽牛肉销路。

“父母年近六旬，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已严重透支了身体，今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王珍劝父母不再扩大饲养规模，尽早从重体力活中抽身。等一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她打算在日本正式工作，想把父母也接到身边。到那时，当面向大内毅生道谢，或许更具有别样意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徐豪

一位日本朋友和他资助的2.5万元

王珍打算在日本正式工作，把父母也接到身边，到那时当面向内大殷生道谢。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从小放牛的时候，王珍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外地上大学，甚至后来还到日本生活。

王珍的家乡在室韦镇。中国地图上，内蒙古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市室韦镇位于“鸡首”位置西部中俄漫长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南部的奥姆斯克州仅隔着额尔古纳河，是中国唯一一个俄罗斯族乡。

室韦常住人口只有1000多人，虽然不大，却凭异域风情而有一定的知名度。小镇遍布着色彩斑斓的俄式风格民居和饭店，看上去像是一个露天博物馆。每年6月到8月，游客们慕名而来，这里会热闹起来；而其他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茫茫无垠的雪原和冷寂。

尽管能吃上季节性的“旅游饭”，但对于王珍一家来说，作为传统牧民，这里没有放不完的铁牛、铲不完的车费，请客的日子四平八稳地流逝，承载着他们生活的全部印记。

如果那不是位叫内大殷生的日本人，王珍的生活很可能就这样循环下去了。

“后悔没给他们做鱼吃”

王珍没去过内大殷生，她对内大殷生的印象来自父亲王志刚的叙述。他们俩起于内大殷生来室韦旅游时，王珍



图 内大殷生（后排左一）父亲和王志刚夫妇的合影。

的父母招待了他们一顿家常饭。

内大殷生在日本从事文字工作，今年60岁，住在神奈川县的一个沿海小镇。他到过中国大部分地区，相较于大城市，农村带给他的吸引力更大。他去室韦是在2016年8月的一天，尽管当时已经凉意渐浓，但小镇依旧慷慨地向游客展示着温暖阳光。

“那天上午11点多，我和妻子正在街上守着菜摊卖菜，消停着卖一些水果，

从额尔古纳市开来的班车停到街上后下来一个人领着一个小男孩，看上去是父子。他们往南边走，妻子递给小男孩一个苹果。他们说话我听不惯，小男孩的爸爸赶紧掏出手机用中文写上汉字。”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内大殷生时的情形，王志刚记忆犹新，内大殷生当时想让他帮忙找旅店。

那时镇子上的旅店不多，满村子转一圈后，王志刚寻到了80元、60元，

50元三档价格不等的房间，内大殷生选中了60元的。王志刚后来推测，可能是因为50元的房间不能洗澡。

“骑车把他们送到旅店后已是中午，我给内大殷生指路说，前面就是饭店，还没离开时看到他只点了一碗冷面。等晚上我又过来，发现孩子正在啃面包和方便面。我很同情孩子。”王志刚在纸上给内大殷生写道，“明天中午请你和儿子去我家吃饭。”

王志刚的房子平时收拾的废品包围，和光鲜的小镇显得格格不入。这顿农家饭，食材大多取自家附近的菜园。“吃饭时我一直用笔交流，他问在中国上大学一年要多费用，那年我女儿王珍17岁，在额尔古纳市读高二，听别人说一年得三四万块钱，就如实告诉

了他。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下午该发车时把他们送回了旅店。”

“临走时，内大殷生说过几天还来家里吃饭，我说可以，但是得收费。”王志刚笑着说，收费只是玩笑话。在他看来，室韦属于纯粹的打卡型目的地，很少有游客会在短时间内二次来访。

“过了三四天，内大殷生真来了，还带着老婆和儿子。”王志刚回忆，那几天室韦温度下降，当地人得穿上棉袄、薄棉裤和二棉鞋，他们却穿着短裤、短袖、凉鞋。“一进屋后我们忙着做饭，连皮带裤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不得已与内大殷生一家告别，因为要提前支好水果摊。趁在旅游季结束前把存货卖完，不然就会坏掉拿去喂牛，那将是上千元的损失。”

“当天晚上内大殷生去摊位前找我，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以为是相机拍的连成照片，或者是日本明信片，就想拿出来看看，但他在信封上写了两遍‘回家看’。支好水果摊后，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10000元人民币，上面写者是给我女儿的助学金。”

第二天，内大殷生一家就要离开室韦，王志刚也要起早去呼伦贝尔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他便让妻子一定守好第一班客车，把钱还给内大殷生。“她就在那一直等，手里拿着洗好的水果。钱被扔进车里又被扔回来，几个回合下来怎么也送不出去。”

王志刚说，内大殷生携家人来吃饭的那天早上，原本有人送给了他6条

图 除了养牛，在旅游季，王志刚和妻子会带一些蔬菜去售卖。



鱼，有筷子那么长，是当地河里产的野生鱼。他们来得仓促，鱼没刮鳞也没摘肠子，我想着日本渔业资源丰富，就送给他们。但吃饭时内大殷生说起日本吃鱼成本高，后来只得知那天是他儿子的10岁生日，我就特别后悔没给他们做鱼吃。”

内大殷生的善意并未结束。2017年元宵节，他上海拜访一位朋友，又托朋友在当年4月给王志刚一家带去了15000元现金。这位朋友还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王珍，这台电脑伴随王珍读完了大学。

“中国人是可爱的人”

在室韦，买东西对比价格，旅馆挑便宜的住……尽管过去了很多年，王志刚和妻子依旧能够回想起这位日本朋友生活可能拮据的“佐证”，不能找到他对陌生人出于怜悯的答案。

“回想起来，我思考了8年前我的行为意义，很单一以藏之。他们破旧的房子位于村子的边缘，第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内大殷生说道。

内大殷生19岁独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每周工作四天，学习三天，寒暑假期间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他靠卖相机和望远镜赚取生活费。“法学院的学制是4年，我花了6年才毕业。”

从王志刚的叙述中，内大殷生了解到王珍很懂礼貌，从不乱花钱，成绩

也优秀。“我无法帮助过去的自己，但可以帮助眼前的晚辈，帮助那些渴望学习但经济困难的青少年，那么我就开始吧！”内大殷生说。

事实上，在室韦的短暂停留，以及语言上的障碍，不足以让内大殷生真正了解王志刚一家在生活中的窘迫。

“我的爷爷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我父亲14岁时从河南老家来到呼伦贝尔讨生活，我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的妻子也是河南人，我们便入乡随俗，靠养牲畜为生。”王志刚说，内大殷生来的那年，他只养了七八头牛和一匹马，国家开始封山育林后，牧民得烧柴，马不再用来上山拉柴，只能养着，靠卖牛肉和牛肉，年收入不到10000元。

牧民的生活以牲畜为中心，看似自由，实则艰辛。在室韦，旅游项目的开发让牧场面积变得有限，王志刚要紧盯牲畜不能让它们越界破坏设备。夏天，太阳落山已经是晚上9点多，天没黑透之前到处都是游客，他们喜欢走进牛群拍照，王志刚就要整天盯着牛以免误伤游客，到了晚上再赶回家里圈上，不让牛群破坏别人的家和农田。

每年11月，呼伦贝尔就进入长达7个月的漫长冬季，几场大雪飘过，茫茫雪原连成一片，气温能达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城里人认为这是一种空旷的气象，但对于牧民来说意味着要忍受寒冷和劳动带来的沉重不适。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给牛喂草，然后是清理牛粪。牛粪堆得像石头一样，

必须把它们清走或者推到空地上，不然牛无法躺下休息。接着要走几公里路，在几尺厚的冰面上用铁锹碾出一个大洞，好让牛喝水。”王志刚说。

虽然旅游业发达，但农户很难竞争得过外地开发商，游客也更喜欢非观景区的风景和居住体验的房子。因此每年夏天，他们就在街上摆摊卖一些瓜果蔬菜，有时也能赚上几千元。

辛勤劳作换来的收入在各项开支面前明显不够。王志刚的妻子患有严重贫血，总是去住院，后来腿还骨折了一次，不能再干体力活。“我们现在住着的还是当年招待内大殷生的那个40多平方米小屋，是我父母在上世纪盖的，夏天凑合能住，冬天天下透风，翻新的话至少需要10多万元。”

“赚钱很难，明智地使用金钱会更加困难。”说起帮助王志刚一家的初衷时，内大殷生借用了日本作家三浦绫子的小说《冰点》中的一句话“当一个人的生命结束时，剩下的只是他们所给予的，而不是他们所收集的。”

内大殷生还坦诚地说，日本从古代中国“输入”了许多文化遗产，日本的很多价值观念基于中国古典文本，如《论语》《孟子》《大学》《老子》《战国策》《史记》等。“中国人是可爱的人。我仰慕中国，也非常感谢中国。”

“我想用日语跟他当面道谢”

2021年6月，王珍从青岛农业大学顺利毕业，因为有大内殷生25000元的



图 王珍在日语学习班和同学们在一起。（第二排中间穿红衣服者为王珍）

资助和国家助学金，她当初能够顺利入学，大学期间也过得没有太窘迫。

王珍很想念一见内大殷生。这些年，她零星地从父母口中听到内大殷生的信息，还收到过一封内大殷生写给她的信，信中嘱咐她要好好学习。

“2021年2月，日本新冠疫情严重，父亲委托我给内大殷生发邮件，问候他和家人是否健康，他说一切都好，我们才放下心来。”王珍说。

毕业后，王珍在厦门当过文员，在广州做过兼职，但在外的时间就其不超过一年。其他时间，王珍要么帮父亲放牛，要么照顾瘫痪的妈妈和患有肾病的奶奶。

“人越往外走，越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接触到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年

轻的王珍很想出去看一看。

今年4月中旬，王珍申请到了日本大阪的一语言学校，开始为期一年的日语学习，“学校会帮我们这些日语不好的同学介绍工厂的工作，一天工作4个小时，1个小时最低50元人民币，30天6000块钱，基本上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王珍，享受在日本的生活，如果看不到结果，那是因为缺乏努力”“关掉你的手机，去读书”“通过探索田野和山脉来锻炼身体”“如果到了30岁并且有能力的话，去帮助晚辈”……内大殷生期待和王珍在日本相见，并渴望能长久地发来寄信。

“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认为内大殷生在日本人中也是非常善良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他一样的价值观。等能熟练日语时，我想用日语跟他当面道谢，让他看到当初自己确实帮助

了一个女孩，让这个女孩的路走得更顺畅，也让她拥有了比上大学更好的人生。”王珍说。

在日本工作学习之余，王珍不忘在社交平台上更新家乡视频，和网友们聊天。镜头里，自家牛儿悠闲地啃食青草，尤为壮硕肥美。近几年，经常有人在网上找到她买牛肉，最远的一单发货到海南。王珍要保持更新频率，尽可能地帮家里拓宽牛肉销路。

“父母年近六旬，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已严重透支了身体，今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王珍劝父母不再扩大饲养规模，尽早从重体力活中抽身。等一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她打算在日本正式工作，把父母也接到身边。到那时，当面向内大殷生道谢，或许更具有别样意义。●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张静

参评人员诚信承诺书

我就申报的《一位日本朋友和他资助的 2.5 万元》作品参评本届中国新闻奖作如下承诺：

一、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和有关通知要求申报作品评选。对申报的作品以及推荐表等材料，如实填写，认真审查。作品内容和材料均已经过确认，符合参评要求。

二、申报的作品不存在导向问题、抄袭、造假或内容失实；不存在重新制作、虚报刊播信息、虚报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以及参评作品与刊播作品不一致的情况；参评作品作者（主创人员）与新闻单位具有相对稳定的聘用或合作关系；不存在参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或因违反评奖规则等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内的情况；已按规定程序开展推荐、初评、公示。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愿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有关处罚规定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中国记协对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的处罚。

承诺人（签名）：陈珂

2025 年 3 月 27 日

徐豪